



煤都矿工

MEIDOU KUANGGONG

“煤都矿工”写作小组编

煤都矿工

“煤都矿工”写作小组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0年·沈阳

煤 都 矿 工
“煤都矿工”写作小组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7 $\frac{1}{2}$ 印张·4插页·154,000字·印数：1—20,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9·164 定价(5)0.70元

序

建国十年来，撫順矿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恢复、发展生产和在全民大跃进的日子里，由于全体矿工的辛勤劳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整个矿区已经由殖民地性质的落后企业彻底改造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矿区面貌焕然一新。

十年来，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斗争中，全矿区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先进生产者 and 先进工作者，他们忠诚积极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群众中起到了骨干作用、模范作用和桥梁作用。他们的英雄行为是广大职工学习的榜样。为了更好的反透右倾、鼓足干劲，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了进一步发扬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向广大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矿区党委组织力量编写了“煤都矿工”。

在这本“煤都矿工”里所描述的九名矿工英雄，只不过是千百个英雄中的几个，但他们都是在历次运动中走在最前面的旗手，在斗争中经历过千锤百炼。他们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矿山，表现了高度的忠诚和热爱，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的性格。

全国人民代表、先进生产者龐觀祥，大胆地冲破采煤的陈

規旧律，为一九五六年的工业生产高潮点起火把，并能在冷风中毫不动摇，立場坚定，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用自己的革新事迹，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低头服輸。这种坚持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不畏任何困难，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陣，做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忠实捍卫者的精神，充分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本色。

采煤老班长楊宝江、安全紅旗孔祥瑞等老矿工，他們以矿为家，时刻关怀培养新人，热爱阶级兄弟更胜于爱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不計較个人得失；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正是我們学习的榜样。

地下尖兵李春荣、五号电鎚司机賈連富，他們是新一代矿工，直接在党的教育下、在老工人的实际行动感染下成长起来。他們在行动中，总是把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放在前面，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給別人；他們每創造出一种先进經驗，就毫无保留地把它告訴給自己竞赛的对手。他們深深的体会到竞赛不是为了爭个人荣誉，而是为了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他們都深刻懂得“一枝花点綴不了春天，只有万紫千紅才是滿园春色”。

在旧社会里，矿工受尽了反动統治者的摧殘蹂躪，尽管他們有滿腹才能，也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今天，在党的雨露阳光的滋潤下，象千年的冰河解了冻，工人智慧的浪濤大有掀天复地之势。馮殿富和周凤昌的不断革新技术，不断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具体行动，正是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智慧无穷。

在解放战争中，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人們都傳頌着董存

瑞、黃繼光的英雄故事。在撫順露天礦恢復生產時期，也有這樣的英雄，礦工李文生和劉宏林為了搶救電鎚，英勇的在烈火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青春。他們這種為共產主義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高貴品質，是永遠鼓舞我們前進的力量，他們的名字將永遠留在礦工們的心里。

我們的時代創造了多少革命英雄，而這些革命英雄又是推動時代不斷前進的動力。英雄是從群眾中來的，同時英雄又帶動着群眾前進。我們編寫“煤都礦工”，就是號召廣大職工向礦工英雄們學習。但同時也是用以勉勵這些英雄們，希望他們永遠依靠黨依靠群眾，戒驕戒躁，不斷地向別人學習，繼續前進，永遠保持共產主義戰士的光榮稱號。

這本“煤都礦工”只是我們編寫英雄傳記的一個開始，今後我們還要繼續編寫下去。我們希望把成千上萬的英雄模範人物都載入英雄人民時代的史冊。我們相信撫順礦區將會有更多的英雄模範人物涌現。

中共撫順礦區委員會副書記 王繼亮

1959年11月30日

目 次

序

冷风吹不倒的红旗..... 1

采煤老班长..... 68

煤海英雄..... 87

五号电铃司机..... 125

孔祥瑞..... 146

地下尖兵..... 173

主人的心..... 207

创造奇迹的人..... 222

后 记

冷风吹不倒的紅旗

洪 禹 庆 耀 姚 杰

龐觀祥來到撫順剛下火車，順兜掏出鄉親給他的信，又詳細的看了看地址，夾起小行李卷，隨着人流走上一座长长的大天橋，奔火車站走去。

橋上橋下，人來車往，一片喧騰。火車吐着滾滾的濃煙，狂吼着從橋下急馳穿過，大橋和行人仿佛被彌卷在雲霧里。龐觀祥停下腳，貼近欄杆朝下張望，不由驚訝的脫口喊出來：“煤，这么多的煤！”

這兒是有名的大集站，是路、礦銜交、接軌，調撥車輛的地方。几十條瓦亮的鐵道上，從四面八方聚集來的煤炭列車、油罐列車、器材車，象十几條烏龍似的，排列在那裡，正等待着發車的號令，這兒一切都顯得那麼緊張、繁忙。

報午的汽笛好象早晨的公鷄，一處接一處的叫喚起來了。這聲音匯成了巨大音响，震天震地。眼前那些数不清的高大厂房和一片林海似的大煙囪，黃白色煙柱在天空中象無數群拥挤着的羊群，滾動着、變幻着，一會就聚成了奇妙的五彩花

朵。那儿成排的聳天矗立的大石油干餾爐和发电厂一群又粗又大的冷水塔。还有远远近近的工地上那些高入云霄的脚手架，好看的豎井卷揚塔，真是雄偉极了。龐觀祥被这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場景吸引住了，他只顧將手搭起凉棚，貪婪地东張西望，不住的嘖嘖着嘴。

他正看得出神，电机客車已从脚下开了过去。

“你来得好啊！正是时候。”乡亲剛下班，一进门看見龐觀祥，就上前抓过手来亲热地說：“咱們矿馬上就招工，你先在我这住上几天吧！”

桌上的酒菜热气騰騰的，乡亲端起酒杯来喜笑顏开的說：“来！你尝尝煤都撫順的老白干吧！这儿可真是块宝地呀！一哈腰撿块石头都能出油。早先听人傳說，南方人都上千金寨来‘找宝’，那都是人編造的謊話，眼下咱們工人在这挖宝倒是真的。解放后这几年撫順可大变样了，工厂、大楼一刷刷往起盖。今年是五一年，你再待十年看！”乡亲笑得眼睛合成了一条縫。“在这儿干吧！国家正开始大建設，到处需要人，若早头提起‘煤黑子’，可頂风臭四十里地，現在当个矿工可光荣着哩！”

龐觀祥点了点头，心里热烘烘的，眼睛里閃射着希望的光彩。他想起当离开热河以前，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所发的誓言，一定要把自己的汗珠洒在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中。

四月天的小风，柔和的撫摸着路边的嫩柳，枝丫已由青变綠，吐出芽了。早晨龐觀祥順着寬平的馬路大步流星的奔向老虎台矿走去。

矿場門里，人們排成了一列長蛇陣，在最前邊的桌子旁坐着一位穿白大褂的胖大夫，正挨次序檢查每個人的身體。他把听診器從龐觀祥胸脯上拿下來說：“相當良好，相信你胃口也相當不壞。”

龐觀祥樂了：“你算猜對了，要力氣也不含糊。”

“別看你個大，這個我可不大敢相信。”大夫伸出胖手抓了抓龐觀祥的胳膊，故意湊趣的回頭指指說：“我敢賭東，你連這個都舉不過五下。”

龐觀祥看了看放在樹下的一副大鐵軋轆，軸杆被磨得光光的，鐵軋轆已壓陷在泥土里，估量着足有六、七十公斤重。

“來吧！瞧瞧你的。”胖大夫走過去用腳蹬了蹬，“五下，不過可得舉過頭頂。”

龐觀祥二話沒說，搓了搓手，走過去哈腰抓起大鐵軋轆，一翻腕子悠的舉了起來。“一二三，一二三，……。”嘴里在不住地數念着。

人們忽下子圍了上來，好奇地看着龐觀祥，見這高大魁梧的身材，黑黝黝的紅臉膛，在濃墨的眉毛下閃動着兩只神采的大眼睛，在他一上一下的動作中，那寬厚的胸脯和兩臂突起的肌肉，體格真棒極了。

人們有些看呆了，大夫只顧嘴里數着數，才發覺已經舉過十四、五個了。他急忙打着手勢制止着：“行啦，行啦，够了，快撂下吧！”

龐觀祥看看大夫笑了笑，才把鐵軋轆輕輕的放在了地下。

顿时周围一片喝采声。

胖大夫眯起快乐的眼睛，上前拉拉龐觀祥的手：“真是身大力不亏呀！相当合格。”他从桌上撕下張合格票交給龐觀祥：“快到屋去登記吧！”

屋里办公桌后边一个老職員問：“多大岁数？”

“二十五岁。”

“什么地方人？”

“热河。”

“热河？”老職員停下笔，順眼鏡边看了看龐觀祥，摇摇头說：“热河人不要。”

龐觀祥惊疑的望望老職員：“为什么？”

“热河人都好曠工，干不长。”

“誰說的？”

“就我說的。”老職員正了正眼鏡說：“热河人給我的印象都是提着錢口袋掙大錢来的。干几天賺两吊子就蹀家买房子置地去了。”

“可我是来采煤的，我不是来掙大錢的。”龐觀祥脹紅着臉辯解着：“人和人可不都一样啊！十个指头还有长短，怎么能尽用老眼光看人呢？”

“都一样，都是一色貨。”老職員固执地摇摇头，又上下打量着龐觀祥：“再說你个子也太大，进采煤掌子要碰坏脑袋的。”

“个子大有啥法！也不好削去半截。”

“不行。”老職員被頂得有些翻了，拿起笔把剛写好的名字

刷下子抹了下去。

龐觀祥無奈只好帶着失望和焦急離開了這裡，可是他很生氣，不信這麼大個礦就沒有比我個子高的。他走出礦門口，站在那兒左瞅右瞧，恰好這時從門里走出一個人來。龐觀祥急忙跟上去和他比了下，喝！他比自己還猛了半頭。“同志，你是采煤工人嗎？”

“是呀！”工人不解地問：“什麼事？”

“我考工不要，說個太大，在掌子里要碰破頭。”

工人笑了：“哪里話！大掌子有二、三米高，就是我把你背進去也不會撞頭的。”他用手比划着說：“井下主要巷道象條大街似的，並排可以跑開四輛摩電車，又寬敞、又亮堂，冬暖夏涼的，可棒透了。走！我跟你去證明。”

龐觀祥第二次來到老職員桌子前客客氣氣地說：“還是給我登記上吧！個高的也不是我一個人。你看看這位。”

老職員抬頭看看龐觀祥身旁的大个子正在對他笑，他摘下眼鏡，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好吧！先讓你干上幾天看看，不過可不許掙了錢就走。”

這正是一九五一年的初夏，龐觀祥和另外幾名新工人來到了六區一班。最初組長一看他這個個頭，就沒讓他進采煤掌子，先分配在巷道里當推車工。龐觀祥一開始工作就干的猛歡，每天一個整班連氣也不歇，還幫助別人干。

這天龐觀祥剛把一車煤推出巷道去，就听后邊有人諷刺地說：“在哪儿缺棺材本兒，跑這兒撈來了。”龐觀祥沒答碴

儿，装做没听见把车推了出去。

这几天龐觀祥就已經忍又忍了。这个伙計不光自己偷懶耍滑，还嫌別人干的多，对新工人有意的奚落着，敲打着。当龐觀祥第二次把空車搗回来，又听身后叨咕着：“干活象条驢，回家得掀炕席，……”

“你怎么不害臊？坐那儿不嫌腰疼？”龐觀祥实在憋不住了，冲了他一句。

“呸！”那伙計翻起眼皮啐了口吐沫：“哼！色样。”

“……”龐觀祥張了張嘴，又把話咽了回去。他賭氣把一個煤車推起来剛向前走，哪曾想那伙計一伸腿，几乎把他絆了个前趺摔下去，他急忙抓住了車沿直起身子，看了看那張譏笑的臉，心火忽的竄起多高，上去嘭的一拳，那伙計向後一仰，“咣”一声，坐在了泥洼里，旁边立刻一陣哄笑。

“你……你敢！”那伙計爬了起来，眼珠子瞪得象牛似的，想一个箭步竄上去，可他一見龐觀祥膀大腰圓，胳膊象杠子似的，不由向后退了两步。恐惧地吵嚷着：“你……你再打，再打！”

“再給他一下尝尝，教訓教訓他，看这回碰着碴没有！”有人在一旁吓唬着，取笑着。

从打班里来了几名新工人，老班长楊宝江就常囑咐組長們，對他們要多多的照顧，多帮助点。老班长也早已注意到龐觀祥，每天升井他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小伙子真是挺卖力气。

这天老班长来到井下，大掌子剛充填完，水順着溜子道嘩嘩往外流淌着，有些工人坐在那里歇着，可是龐觀祥正猫着腰

在吃力的把一鍬鍬浮煤裝進車里去。

“怎么你一个人干？”老班长走过去問。

“上边要开始打眼了。不打扫净，等会放炮就影响出車了。”說着他把車推了出去。

老班长望着龐觀祥的后影喜欢的点了点头，心里說：“好啊！难得他对工作这么上心。”当龐觀祥第二次装好車，老班长上前帮助他推着車，一边走一边問：“你怎么和人家动武？这很不好。”龐觀祥的嘴动了动。老班长繼續說下去，“不必解釋，情况我都了解。你得懂得工人必須互相團結，守紀律。”

“我不对，班长，往后就知道了。”龐觀祥臉紅刷刷的，低着头誠懇地責備着自己。

“你干活的勁头很足，往后要經常保持着。”老班长鼓勵地說。

“放心吧！班长。咱們要技術沒有，要力氣有的是。从小就是干活長大的。”

“好哇！實實惠惠的干吧！人民的礦山就是咱們的家呀！”老班长望着龐觀祥意味深長地說。

“礦山就是咱們的家呀！”龐觀祥仔細地咀嚼着這句話的滋味，回家对他愛人也这样重念着。“咱們从这往后就在这兒生兒養女，就在这兒扎下根了。”

他愛人望着龐觀祥，心里感到一陣甜滋滋的。小日子可也真随着她的意思漸漸的紅火起來了。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礦里正在开展生产大竞赛，各班組間

挑应战鬧得轟轟烈烈。可是龐觀祥所在这个掌子，只因为是一条运输道，空重車搞不开影响着产量，重車推出去，空車才能搞进来。有时不得不关上煤溜子等車，尽管大家急得直跳脚，搞騰不开車还是干瞪眼。

楊班长請来一位矿里的工程师，求他帮助想想办法，工程师前瞅瞅后看看，摆摆手說：“这是先天的毛病，原設計就这样，不好办。”他說着轉了个圈走了。

龐觀祥看在眼里，愁在心里，他有些不服气，怎么办？就这样干瞅着嗎？工程师不給想办法，咱們自己不好想点办法解决嗎！他一边拚力的犒着車，一边努力的思考着。

这天升井，龐觀祥找到了楊班长說：“楊班长，我想提个建議。”

“什么建議，你說說看。”

“空車搞不开，最好把那条道改成循环道。”他从桌上拾起个粉笔头，边画着边解釋着：“空車从这边进来，重車从这边出去，这样可就調开了。”

老班长用喜悅的眼光望着龐觀祥，連連的点头說：“很好，你不光用力气，还动上脑筋了。明天和区长研究一下，咱們說干就干。”

龐觀祥走后，老班长許久想着这年輕人。

，改設循环道效果非常好，到月底全班出了一万二千吨煤炭，超額完成了任务，在竞赛中占了优势。班里的同志們都在背地夸奖着龐觀祥。

“好样的！”打架那个伙計走过来拍拍龐觀祥的大手背

說：“不光这个挺硬，这个也挺冲。”他拍着脑門郑重其事地說。

龐觀祥拉过他的手亲热地說：“伙計，往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沒說的。不打不交嘛！”那伙計嘻嘻的笑了。

新建議实现还不到三、四个星期，大掌子合并搬了家，循环道就拆除了。龐觀祥被調进大掌子当上了采煤工，这个新掌子不是用鐵道，是皮带运输机，煤炭在皮带上象条河似的不停的流淌着。龐觀祥一看见可高兴极了，蹲那儿左瞅右瞅，心想：还是这玩艺多出煤呀！以后他每下班都跑来瞧看，帮助扫下边浮煤，其实他不来操心也滿好，可是他很怕机件发生故障。似乎他把改循环道建議的事早忘在脖子后头了。

在升井的路上，党支部書記向楊班长說：“改循环道当时也沒来得及好好表扬表扬，不知道龐觀祥心里怎么样？”

“一点沒在乎。”老班长肯定地說：“从进大掌子工作更积极了。”

“听说他好提意見，組长說他有点‘刺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班长乐了。“必是組长受不住了唄，可人家刺的都是正地方，都是对生产有利的事儿。都是咱們求之不得的。”

“难得他这样有心！”支部書記望望老班长說：“咱們得注意多多帮助他，特别是在思想觉悟方面。”

“嗯！我也是这样想。”老班长默默地点着头說：“这对他很重要。”

一天，龐觀祥夜班升井，剛從浴池里出來，就聽身後有人喚他：“老龐，你大喜，你老婆生小孩了。”

“啊！”龐觀祥驚喜的停下腳步，回頭一看，原來是張書記。

“還楞着什麼，大家該吃你的喜面了。”張書記打趣地說：“放心吧！小孩大人都挺太平，家屬委員會給照顧的周周全全的了。”

“啊！”龐觀祥這才鬆了一口氣，在嘴角上顯出了不平常的喜悅。他一把拉住了張書記的手，可是沒有說出什麼來。

在回家的路上，張書記同龐觀祥膀挨膀的走着：“老龐，工作得怎麼樣？跟煤打交道好嗎？”

“怎麼說好呢！反正就覺着干的起勁兒。”

“是因為掙錢多嗎？”張書記用探詢的眼光看着龐觀祥。

“說不出個道道來，過去受苦、受累、又受氣，今天干活順心，說話都算數了。”

“噫！這麼說，礦工是礦山的主人了。可是主人得怎麼當呢？光是自己生活的好，不受氣就滿足了嗎？”張書記停下了腳步，用深情的眼睛望着龐觀祥說：“你想是不是這樣，人活着不能光為自己呀？”

龐觀祥借着月光從張書記眼睛里似乎看到了一種透明的和使人嚮往的東西……。

龐觀祥帶着一種從來沒有過的興奮回到了家。他悄悄的推開門，見他愛人臥在炕上睡得正香，在她身邊放着剛出世的嬰兒，胖胖的，紅臉蛋兒，小嘴抿抿着，和她媽一模一樣。多么